

寧列

回憶錄

著人
起失
寧列
韓



正午版

MEMORIES OF LENIN

By

N. KRUPSKAYA

韓 起 譯



上海正午書局

449367/10

著 者 傳 略

1.

“吾黨的組織者同志列寧的一切事業，質於蘭占達·康斯坦定諾芙娜的地方實大。”這是齊諾維埃夫讚美列寧夫人的話；真的，列寧的偉大的功業的裏面，我們實在決不能夠把有列寧夫人存在這個事忘記的。

一八九一年，列寧初從鄉下出來，在彼得格勒大學學法律與經濟的時候，和當時的行政長官的女兒蘭占達·康斯坦定諾芙娜·克盧斯巴亞結婚了。從此以後，她就如影隨形地跟着丈夫，做他的事業的補

助者；尤其是對於列寧的“伊斯科拉”（俄語“火花”的意思，是列寧等起始宣傳馬克斯主義的機關報。）運動，她是個最偉大的援助者了的。

列寧來彼得格勒兩年之後，組織一個“勞動者解放鬥爭同盟”的團體。他代表這個團體，計劃着最初的同盟罷工。但即刻被官憲所注意，終於在一八九六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。

第一回的流放期滿回來時，因官憲禁止他住居在都會，工業地，或大學街，他才不得已離開俄國亡命於西歐。

1901年，列寧和布力汗諾夫，馬爾托夫，亞格斯爾洛特，波策索夫等亡命客，協同發行一個稱為“伊斯科拉”雜誌，這個雜誌雖名為由亡命者們的協力所發行，但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是出自列寧一個人的手的。這雜誌的普通版，頒布給在歐的各亡命者；特別版則入在箱篋的二重底，配送到俄本國來。

這個“伊斯科拉”，不只是做思想上的鬥爭的武器用，而且供為組織運動之用了的。當時“伊斯科拉”設有“組織委員”，擔任這“委員”的幹事職的，正是列寧夫人其人。她那時因為以化學作用的墨水寫無數

的暗號電報，和俄國全土的同志之間互通消息，幾乎把健康都損害了。

在海外的列寧的漂泊生活，實在是悲慘的連續，而在這個中間，始終和他共勞苦的人，不待說便是克盧斯巴亞夫人。

自列寧從巴黎回瑞士來的1915年起，到他被送還到俄國去的這個中間，著者雖恰好在瑞士，但因當時列寧，在瑞士的社會黨中，差不多是不被人所注意的，所以關於他的行動，觸及我們的耳目的，可以說是皆無。只有在他那常去喫包飯的久里茲盧的好布托巴諾街的，一間叫做安那福便宜食堂之前，我幾回幾回地要在那兒佇立，徘徊莫能去的。然而那已是列寧離開瑞士以後的事情了。

關於列寧滯瑞中的事蹟，連和他一起在瑞士的齊諾維埃夫，也差不多沒有說及；僅僅由愛雜克·馬茲克勃萊特的記事，我們得其間一點消息而已。

“列寧夫婦所住的比額爾·額茲舍第十四號在‘久里茲盧’，是在一條通碼頭的極狹的街。他們住在這一家的二樓的一室，他們僅有的家具，是桌子一張，洗濯桶一個，粗椅子兩隻，小小的暖爐，寢台與寢

椅子，又石油燈一個而已。天花板漆灰地連紙都沒有糊，那露出來的板壁真慘淡得難看。床上鋪着便宜的古舊的氈子。要到這個房子，非走過一條黑暗的廊下不可。二樓上尚有三間房子，其中兩間爲其他兩個家族所住着，剩的一間爲三家共同的廚房。他的不斷的伴侶，唯一的書記，助手的妻，就是在這個廚房裏調理素質的食物，端到房中來的。

“列寧這個房子，一個月以三十八法郎租的；換算美金，正是六塊錢六十分。”（愛雜克·馬茲克勃萊特。山川均譯。）

據著者的經驗，在瑞士的這種生活，恐怕是最下等的。著者那時，在瑞士的巴舍爾租着房子，一個月費了二十一郎；不待說也只是一間房子，但一切的設備，要比列寧的那一間好幾倍，在著者的生涯中，想不能再有那樣設備好的房間住了罷。不待說久里茲盧的房租物價，一切都比巴舍爾貴好多，三十八法郎的房間，可以說是最下等的。觀此一事，滯留瑞士的列寧的生活，到底是怎樣的，我們也就可以想像而知了。

有人說他是德國偵探這種謠言，由這個細民的生活的事實，也可以充分證明其非了。尤其是關於那

密封列車的事實，在那時爲德軍的最高幹部魯登道夫的“回憶錄”之中，一節也沒有記入，好像魯登道夫對於此事，一點都不曉得的樣子。

又愛雜克 • 馬茲克勃萊特，再繼續如次地寫着：——

“在久里茲盧認識列寧的人們，對我這樣說了：列寧好像只願和勞動階級接觸似的，他的亡命友人等，說列寧以決不與智識階級的改良論者做對手而花費時間這事，引爲非常自誇的地方；又說他的時間，大多是費在瑞士勞動者的集會，而在這集會裏，他和誰都說話，可是一回的演說也沒做過；不待說在久里茲盧的俄國人的集會時，他是常常演說的。

“他的收入，是從俄國的社會黨的報紙雜誌的稿子得來的，在要回俄國之前，他請久里茲盧銀行替他結算，把存款取出，共只有二十五法郎。”（愛雜克 • 馬茲克勃萊特）

在此前，列寧是住伯倫的。伯倫是瑞士的首府。生活程度之高，實不減於久里茲盧。

“……在伯倫的時候，列寧租兩間房子。後來我碰着他常去喫飯的那非專業的宿舍的女主人，據這

位女主人所說，則列寧在伯倫的時候，負擔着他的妻和妻的母親兩人的午飯的錢，飯錢一個人算是八十散琛，約十五分。據她的話，列寧一家早晚兩餐，是在家裏自己來做的。

“在伯倫的守里托亞林與格爾登·額茲舍的角頭，有一家叫做維那咖啡店的。這家咖啡店的主人，對我這樣說：——我很記得列寧。我記得他常常要到這兒來啜一杯咖啡茶。他來時，或看報紙，或和店夥談話。而老是穿着很不好的服裝。”（馬茲克勃萊特，山川均譯。）

1917年的三月，列寧等一行的俄國人，乘着所謂“封印的列車”，被送還俄國來了。在同年的四月四日之夜，列寧回到彼得格勒來。

2.

要敘述列寧夫人的事，自然非多記述列寧的事不可；這是不得已的。正如我們從列寧夫人可以看到列寧的反映一樣地，從列寧的事也可以看到列寧夫

人的反映。

“列寧把適用於社會生活之中的嚴格的規律，在自己的生活上也適用了。野菜湯，黑麵包的薄片。茶與粥，這是司馬尼院‘布爾雪維克黨的本部的所在地’的同志們的食事，同時也是列寧和他的妻，妹的常食。司馬尼院的革命家，一天做十二點至十五點鐘的職務，而列寧的日課，一天却從做十五點到十八點之間。他要自己寫幾百封的書信。在埋頭於事務中的時候，他什麼事情都忘記，連食事也忘記了。因此，他的妻常要趁着他與誰在說話的機會，才對他說：‘同志呀，不要忘記喝茶喇。’而把茶倒給他喝。列寧和一般人民受着同樣的食糧配給，茶水大概是沒有放砂糖的。兵卒傳達等，在廣大的露出的如露棚的室中，睡在鐵的寢台上，列寧夫婦的臥所也是一樣。他們疲困極了，便隨便倒在粗劣的睡椅上睡着。並且那，因何時會有急事發生的也未可知，連衣服都不脫下而睡的也常常有過。列寧之所以忍此苦痛，並非從禁慾底的衝動，實不過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第一步原則罷了。”（威簾斯——山川均譯。）

列寧就在危篤的狀態之下的時候，也不取配給

以外的食物，因此醫師，家人都很擔憂。當時妻與妹想出一計來，那就是她們曉得列寧在平日，常把麵包貯藏在抽屜裏，所以趁着他外出的時候，便暗暗地多放一些麵包在抽屜裏頭了的。這樣，列甯因專神注在事務上，不曉得抽屜裏麵包的增加，便不知不覺的多喫了。（山川均）

“列寧在寄與歐洲及美國的勞働者們的書翰中，這樣的寫着：‘俄國的民衆，未嘗有過，像今日由聯合國的軍事底干涉所致似的，這樣悲慘的生活，未嘗有過這樣的飢餓’。但在寫這個書翰之時，列寧自己也和民衆共忍着這個同樣的苦痛的。”（威廉斯。山川均譯。）

3.

在革命後，勞農政府非着手做不可的事業很多。其中尤其是教育制度的澈底的改革，是大事業中的一大事業。

在帝政時代，因貧富種種的階級，設有種種的學校，其內容也隨之千差萬別，但勞農政府只以“統一

勞動學校”來替代這些，不問民族，階級的異同，把一切的學齡兒童，都使在此處受教育了。

這個統一勞動學校制度，是基於教育委員盧那卡爾斯基的第一的援助者克盧斯巴亞的創業，一改機械地注入智識的舊式教育方針，在教室裏，以手工機械作業，園藝，耕作，及其他實際有用的生產底勞動為基礎，以隨着勞動授與學理底知識為主眼。然而這個勞動，並非單是勞動的體驗或修養的意思，也非單是職業教育的意味，乃是以使兒童們實際地參與直接有用的勞動，增進國家的生產力為目的的。總之，所有的學校，不定是有同一式的工廠，職場，農場，隨着地方學校的不同，勞動的種類自然有多少的相異。不待說不會強制兒童做體力以上的過激的勞動，也不會為着能率而把教育上的目的特殊化，但對於利用手邊的器具，生產機關，而極力使多生產實用品，是很注重的。在小學校則大抵教着園藝，蔬菜的栽培，粘土細工等，沒有特別授以一定的技術。然在中學校則把生徒分配於裁縫工場，製靴工場，機械工場，實際的勞動與在學校的學理上的教育互相補助，期使學生得到知能與技術的圓滿的訓練。又義務教

育的年限，因經濟的困窮及補充熟練工之不足的必要，從十七歲低減為十五歲，但不待說是一時的應急政策，待情形改善後，就要恢復原狀的。（山川菊榮氏。）

我們關於克盧斯巴亞的教育上的功業，本想多敘述一些，但如果要記起來，便非牽連述及俄國的教育事業的全部不可，所以在此割愛了。

在列寧得病之前幾時，聽到北美至一九二七年，要使國內全部的無學文盲者完全消滅的消息。由是，他以俄國革命後經過十年，也正是一九二七年，說至那年也要把無學者都消滅。說了這話的列寧的理想，也正就是列寧夫人的理想。她不單是為着婦人，為着男子的頭腦的向上，也非常腐心了的。

假若有誰到莫斯科的斯列登斯基遊園街的夫人事務室去看一看，誰都要在那兒，看到夫人在關於教育的廣告宣傳單的堆積中，很忙碌地在工作的罷。不絕地來訪的客人，都是農夫，赤軍的兵士，或是女工們。對於這些人，她是一個忠告者，商量人，助言者。

——但你想她只在做這些事的嗎，她却忽而要去演說，忽又要做教科書，簡直沒有一刻靜止的工夫。

4.

可是，夫人終於不得不一時中止她的活動了。那是因為列寧得了病的緣故。

從一九二一年的歲將暮的時候起，列寧因過勞非常害了健康。至翌年一九二二年的三月，醫師命他須靜養幾月，他才移居於離莫斯科不遠的丘陵地高爾基。至七月間，健康狀態恢復了許多，至十月差不多可以照常執政務，至十一月，竟在共產黨國際第四回大會，試了一場有名的大演說。

可是一入十二月來，右半身便漸漸起麻痺，至十二月的中旬，更覺利害起來，終於倒下床中了。但在翌一九二三年的二月，列寧還由口授，發表了一篇論當前的問題的論文。

三月九日，又起了激烈的半身麻痺，五月以醫師的命令，再轉地至高爾基去療養，後來就死在那裏

了。

可是從七月間起。身體又漸漸好起來了。每日要坐着有輪的椅子到庭前來。又醫師和他妻克盧斯巴亞，爲着要使他能夠照舊地說話，每天規則地給與發音的練習。其妹馬利亞也沒有一天不跟着看護他的。

至九月，列寧可以獨自上下階沿了。十月可以不用拐杖在室內步行，也能言語了。這時每天，他們便選報紙中他所要看的，畫了記號讓他讀。據十月初去問候列寧的共產黨的幹事馬拉托夫的報告，則列寧能夠規則的步行，又有時也可以坐汽車外遊，發音也漸漸明確起來，與平日活動的樣子沒有什麼差異了。這時，他對於政治上的事，仍然很加注意，其間，以右手寫字也次第能巧起來。在天氣好的冬日，他也常常可以跟着獵師到森林去打獵。而在那年歲暮的時候，竟爲着村莊的孩子們，造出聖誕節的樹了。

一月二十一日‘日曜日’，列寧的容體急變起來。至午後五時二十分，突地發熱，呼吸變困難，完全陷入昏睡狀態之中了。及六時五十分，列寧終於抽着最後的呼吸了。

病因是在遺傳底的動脈硬化傾向之上，更加以

過度的智力底活動的結果，腦的血管硬化了的；而直接的死因，說是爲着四疊體的出血，而激動及頸部的血液循環的。跟着列寧的臨終的莫斯科的電報的一節這樣說：“那時在場的只有醫師斐爾斯達，奧西波兩博士，列寧夫人，他妹妹和布哈林這幾個人。遺骸以褐色的衣服包着，穿着淡褐色的拖鞋及白色的襪子，被移到應接廳的桌上來；顏臉一似健康時的狀態，一點沒有差異。桌上飾滿着花，至夜十一時頃，史大林，加里寧，齊諾維埃夫，卡米利也夫諸氏來弔問，誰都從心地痛泣了，又多數的農民，也陸續到高爾基來了。”

列寧就這樣地死了。然而列寧夫人不能夠和列寧一齊到墓中去的；在她的身上還有許多事懸着。

正如蘇俄的事業不因列寧的死而終了一樣地，克盧斯巴亞的事業，也不因列寧的死而終了。想她將鞠躬盡瘁地，爲着蘇俄而奮鬥罷。

英 譯 著 序

本書的作者蘭占達·康斯坦定洛芙娜·克盧斯巴亞——列寧的夫人與生活的伴侶——是和列寧很相同的：她不僅是貢獻她的全生命，爲工人階級的解放而奮鬥，而且，就因爲和列寧同在之故，這種獻身便爲至高的自我否定與謙遜所特色化了。

雖然，這本回憶錄有成爲廣義的自傳之必要——因爲在此若干鬥爭之年中，N. K. 克盧斯巴亞從始至終都是站在列寧的一邊的——但是，有賴於她的極度的謙遜，從本書裏面，我們稍微能讀到一點她的能力，她的人格，乃至於在俄國革命運動中，她所保有的領袖地位。

因此，即以本書的卓越的作者，用一身的經歷之簡短大綱作為序言的一事，便可作證。

蘭占達·克盧斯巴亞出身於“知識階級”。她的父親死後，十四歲起，她便供給自己的生活。她自己還在學校念書的時候，同時也便在外兼課了。從1891年社會民主黨成立之日，N. 克盧斯巴亞便在該黨的組織內，參加實際行動的工作。待列寧到了聖彼得堡之後，她倆的生活便密切地結合起來。他們共同扶助聖彼得堡底社會民主黨，和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同盟聯合起來。在西伯利亞的流放中，N. K. 克盧斯巴亞不僅是幫助了列寧文字上的工作：她自己在創始與領導俄國工人婦女的解放運動中，收下了研究與實踐的驚人的成果。在這當中，她寫了無數的小冊子“工人婦女”。這是第一本，也是在當時唯一的關於這類問題的書。是由“社會主義者運動”出版的。

在1901——1903年的時期中，N. 克盧斯巴亞負了“火花”(Iskra)編輯部書記的責任，以後，又是社會民主黨布爾雪維克派的書記。當布爾雪維克正在準備1905年革命的時期中，她管理與俄國非法的交